

穿越COS

幽·冥·王·妃
you ming wang fei

幽冥王妃



YZLI0890126473

五千年的风和雨，十生十世的颠沛流离，两个被命运召唤的人再次交集，
却终是敌不过沧海桑田，敌不过用爱恨筑起的那道心墙。


谢妆妆 著

台海出版社



幽·冥·王·妃
you ming wang fei

幽冥王妃



谢枚枚 著



YZLI0890126473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冥王妃 / 陈媛主编.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0.6

(穿越时空之恋;5)

ISBN 978-7-80141-633-9

I. ①幽...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5638 号

幽冥王妃

著 者:谢妆妆

责任编辑:安 顿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通联图文

责任校对:周 影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63.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1500 千字

印 张:106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1-633-9

定 价:169.8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楔子	1
第一章 神的孩子	4
第二章 王星初现	23
第三章 生命赌局	42
第四章 迷幻梦境	59
第五章 权倾天下	86
第六章 不死传说	116
第七章 兵戎相见	129
第八章 我的思念	144
第九章 真相大白	164
第十章 轮回之苦	184
第十一章 魔笛之威	201
第十二章 王者归位	215
第十三章 爱你的心	226
第十四章 神的诅咒	239
第十五章 咒中之寓	258

楔子

雨密密麻麻地下，伴着狂风，伴着闪电雷鸣。

如利刃一般尖利的白光，一次次划破天际，仿佛刮出了无数道伤痕累累的口子。

树影随风摇曳，像一波波绿色的浪，涌动于奢华的大宅前。诡异的天气，伸出长长的触手，四处延伸，将世间万物通通铺上一层昏暗的颜色。

奢华无匹的大宅，华灯照人，潮湿的冷风，吹拂而过的却是丝丝悲凉的气息。

屋里围着好大一群人，时不时窃窃私语，时不时交头接耳，无一例外，他们都对墙角里蹲着的小女孩露出了鄙夷和厌恶的表情。

这些人都是尉氏家族响当当的大人物，以他们在商政军各界的身份地位，如果不是一年一次的家族会议，根本就很少有这样齐聚一堂的机会。

“没错！就是她害死她妈妈的，是她害得她忧郁而死的！”

“就是她，常常把别人家的小孩吓得号啕大哭，然后不省人事！”

“就是她，三更半夜爬起来，把花园里的老鼠活生生吃掉！”

“这家伙根本就是怪物来的，简直败坏我们家族的门风，应该将她逐出我们尉氏家族！”

指责声不断，唾弃声不断，小女孩穿着一件带帽的长长的浅红色衣服，在墙角缩成一团。她戴着帽子，黑溜溜的眼睛惶惶不安地看着眼前的人，就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白鼠。

等待着她的是，任人宰割的命运。

“妈妈，不是的……妈妈不是我害死的……我要妈妈……”泪水掉了下来，她不停地摇头，然后四处张望，试图在人群中找出妈妈的身影。

可惜，那个唯一可以给她温暖给她依靠的人，已经永远地离她而去了。

“求求你们告诉我，我要去哪里，才可以把妈妈找回来……”晶莹的泪水溢出了她的眼眶，她双手放在胸前，那无助而虔诚的样子，任何人看着都心酸不已。



可是，人们依旧不忘，她就是让尉氏家族颜面尽失的小怪物！

所以，驱逐还是会继续……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把她带出去，送到一个远离尉氏家族的地方！”终于，坐于正堂中间的男子开始发话了，一字一句都像是铁血的指令，不容置疑，“孤儿院也好，精神病院也好，总之，不要让她再和尉氏家族扯上任何关系！”

在场的人，个个瞠目结舌，虽然知道家规真的很严厉，根本不允许任何败坏尉氏形象的人存在，但是谁也没想到，他真的可以这么决绝。

毕竟，他是她的亲生哥哥，血浓于水的哥哥。

“不要……不要赶我走……我要在这里等妈妈……”小女孩不停地挣扎，可是两个类似保镖的壮汉，一把将她提起，往正堂的大门走去。

长长的走道，恍若可以走上一个世纪。

小女孩在壮汉肩头上哭得像个泪人的模样，永远印刻在每个人心中。

“不要！我不要去孤儿院！也不要去医院……”她舞动双手，不停地挣扎，可是，她还是一步步远离这个一路成长的地方。

“放下她。”突然，正堂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密密麻麻的雨幕中，他撑着一把黑色大伞，如天神般从天而降。看不清他的表情，但那冷烈的气息却刹那间弥漫全场。

一袭接近日本武士的灰色长袍，一头黑色的长发用绳线系了起来，那副装扮，像是来自武士道馆。

雨不停地下，他的面容在举起的大伞中渐渐显现。那是一张线条分明的冷峻轮廓，却让人倒吸了口气，因为他说：“她是人，请不要把她当成遗弃物，说丢就丢。”

在场的人个个张大了嘴巴，但很快便叫嚣起来：“你是什么人？！竟然这样擅自闯进尉家？！”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把她带走，把你们即将遗弃的人带走。”他指着壮汉肩头那个哭得像个泪人的孩子说道。

“什么？！”他们个个惊讶得说不出话，因为，她不是一个好孩子。

确切地说，她不是一个吉祥的孩子。

一直以来，她给别人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以及无休止的恐慌。

时间静止，交接的目光穿越茫茫时空，凝聚在这一刻。

“真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你都可以这样狠心……”长衣男子回过他的侧脸幽幽说道,没有看着谁,却让一直站在人群正中间的他脸色瞬间苍白。

“每一次,你都不愿等她长大便挥手将她撵走……昔日,她美丽纯真的笑容,你可还记得?”说完,他一手撑着伞,一手领着她,在雨幕中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他看着那个小小的远去的身影,心如刀绞。然而,他却不得不这么做,不得不把她安置在离自己最遥远的地方。

像是完成命运之神的安排,又像是完成一场最沉重的救赎……



第一章

神的孩子

又一次搬迁,又一次转学,从小到大做得最多的就是这些事了。

一次次接受别人异样的目光,一次次重新归于平静,如此循环往复,已说不清是厌倦还是麻木了。

我叫路黎,今年十七岁。

师傅叫莫恩,长得一副日本武士的模样,开的是道馆。要不是他,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会流落何处。我是个长得奇特又不吉祥的孩子,可是他依旧拉扯着一点一点将我带大。

一路走来,换了很多个学校,一成不变的是我的装扮。无论在哪儿的学校,我都没穿过校服,从小到大都是一袭长长的黑色风衣,而且是附带帽子的那种,外加白色手套。

有人说我做作,有人说我耍酷,有人说我奇特,更有人说我像漫画里的忍者。

对于别人背后的指点,我只能默默忍受。天知道,我是多么想自己也能像其他的女孩那样正常生活,而不是从小到大都只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连把肌肤曝露于阳光下都是一种奢侈行为。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平白无故遭这种罪?

原因很难想象,也让人很震撼,返祖现象听过吧?

就是那么回事,一生下来除了脸部全身都长满长长的毛发,活脱脱一只猴子来的。众说纷纭,有人说可能是环境造成的,也有人说可能是上一代的人坏事做多了被诅咒了。

听母亲说,我生下来不是先学会走路,也不是先学会说话,而是先学会爬树和

蹦地。

生于普通人家，可能最多就眼不见为净，可我生于尉氏，那个极富盛名的大家族。所以，我的到来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个奇耻大辱，母亲死后他们就把我当怪物一样驱逐出家族。

我知道，母亲的死和我永远脱不了干系。正是因为我，让她在尉氏家族抬不起头，别人常常话里带刺笑她说：“生个叉烧也好过生这个怪物。”

母亲一句辩驳的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把我护在身后。

从此，她不怎么让我出门，天天把我关在屋里。她说，这样就不用听到别人的嘲笑声，也不用去看别人丑陋的嘴脸了。

这个世界，除了师傅，只有母亲是用尽整副身心去爱我的。可是，我却始终无法原谅她，因为她爱我的同时也在畏惧着我。

在我被别人欺负被别人嘲笑而哭泣时，她会抱着我说：“路儿乖，路儿不哭，你有妈妈呢……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你，妈妈依然爱你，妈妈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她在我哭得最伤心最委屈的时候张开温暖的双臂紧紧抱着我，可是，她却又在事后把自己关在洗手间，哗哗的流水声一阵阵传来。起初，我不知道她在里面干吗，直到小小的我把头探到了门缝上……

原来，母亲在洗手，洗那双抱过我的手。一次又一次，洗了又洗，完全忘了时间，也忘了身后有一双无辜的泪流满面的眼睛。

那一刻，我的心坠入了无底的深渊，从此，幼小的心灵缺失了一角，再也无法完整。

连最亲爱的母亲都在嫌弃我畏惧我，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残忍的事了。

其实，我可以不怨母亲的，如果她跟我说的实话是：她爱我，同时也怕着我，但依旧想陪在我身边，看着我一点点长大……我想，我会爱戴她一辈子。

因为卑微，因为脆弱，所以，更容不得最亲的人的欺骗。

莫恩把我从尉家带走时，也是遭受了无尽地非议。长长的大道两旁，种满了枫树，飘然而落的枫叶，红得似火，红得似血。七零八落地，走在上面，像踩着一具具无力挣扎的躯壳。

两边的屋子时不时有人把头从窗户探出来，指指点点说：“多好的人啊，他真的要带走那个怪小孩吗……造孽啊，再怎么样也别想不开啊，收养那样的孩子，迟早

会被她害惨的……”

流言飞语一浪接着一浪，莫恩却像没有听到似的，一路向前，但我的脚步却停了下来，与他拉开了一个大大的距离。

“怎么了？”莫恩回过头，疑惑地问道。

我低下头，紧紧咬着嘴唇，过了许久，说：“我是个不祥的孩子……你也会像哥哥那样，把我领到某个没人的角落扔掉的，对不对？”说到这，只觉得满腹的委屈翻山倒海，眼眶渐渐湿润起来。

莫恩的瞳孔瞬间收缩，定定地看了我许久，然后走过来，一把将我抱起，高高举到了半空。他说：“我来就是为了将你带走，无论你是怎样的孩子。我会把你放在最接近阳光的地方，呼吸最新鲜的空气……”

蔚蓝天际，枫叶随风而落，如大片大片红色的霞朵。那一天，莫恩温暖的笑容，倒映在了天边的彩虹七彩里，成为了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

6

他把我带回道馆，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养着，教我最基本的防身术。我一出到外面，别人就会把我当怪物欺负，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哭着鼻子跑回来的，并且，被揍得遍体鳞伤。

我对他说：“师傅，他们打我……”刹那间，已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傻丫头。”他心疼地拭去我眼角的泪，然后说，“你怎么每次都被人打输呢？来，师傅陪你练练拳头，下次把他们揍得满地找牙去。”

说完，他把双掌伸到我面前。我抹干眼泪，呆呆地望着他大大的手掌出神，过了好一会儿，终是抡起拳头，一次又一次，把他当成沙包练起来。

那时，小小的我，穿着一袭黑色风衣，帽子戴在头上，像来自漫画里的忍者。把最亲爱最敬重的人当成假想敌，一点一点地茁壮成长。

“师傅，他们都说我是怪物……他们不和我玩，没人愿意和我玩……”他一个人坐在夕阳下，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然后缓缓说道。

他明显怔了一下，然后摸着我的头说：“你不是怪物，你是神的孩子。”

我半天回不过神来，只见他望着远方说：“总有一天，你会重新发光发亮的……”院子的枫叶飘落在他长长的发丝上，刹那间，荒凉的气息爬上了他的眉梢。

“只不过，你的光芒被遗留在了五千年前……”他回过头，对我轻声说道。再次，我把眼睛睁得老大，呆呆地看着他。

那张深邃迷离的面容，仿佛来自远古，熟悉而又遥不可及。

也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天将降奇观,路儿,你要耐心等待……”

我还想再问什么,师傅却又缄默不语了。他站在夕阳下,火红如血的枫叶,在他背后簌簌而落,荒凉的气息四处蔓延,却又无比壮观,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们没有在一个地方住很久,然而,所住的地方院子里每次都栽种着一种花,花茎很小,所开的花为白色,大而美丽,它们只在星光璀璨时盛开,而且月圆之夜开得最盛,师傅管它叫祭灵花。从来没听过,但我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

离开一个地方,通常都是没有理由的,很多时候都是师傅望着夜空拿出龟壳进行占卜,然后就开始搬迁。我不明所以,问了他却始终没有回答。

直到十二岁那年,他对我说:“我们要跟着王星走,它的方位就是你的生命方位。”

“王星?什么东西来的?”我不解地问道,可是师傅没有再回答,只是淡淡地说,“长大后你会知道的。枫叶滴血,祭灵花哭泣的时候,月神会将你带走。天机不可泄露。”便不再说些什么。

转眼,我已经正式年满十七岁了。

这些日子,师傅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连吃饭时间都很少出来。每天放学回来,我默默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然后便转身离开。

有一天,我照常去看他,转身准备离开时,师傅屋子里的门突然开了。

“路儿。”师傅叫住了我,然后望着外面渐沉的天幕说,“枫叶滴血,祭灵花哭泣,接你的人就要来了……今天晚上在院子里等我……”

“师傅?”我一头雾水,对他说的话从来都是一知半解。

“路儿,你始终要回到属于你的世界,尘封的记忆,失落的神话,被埋藏的真相,通通等着你去开启。”

我是用讶异的眼神目送着他离开的,但是,我并没有多问,问了也是白问,他不想说的话谁也勉强不了。

吃完晚饭,我早早候在院子里。

今天晚上,星光异常璀璨,众星拱月的姿态完美呈现眼前。我竟然忘记了,今天是月圆之夜啊,院子里的树影摇曳,枫叶一片一片跌落,红得似火,红得像是滴出血来了。月光下的祭灵花,仰望着明亮照人的天幕,竞相开放,晚风过处,留下阵阵

的呜咽之声。

像是风地呻吟，又像是祭灵花在哭泣。

月圆之夜，我一抬头仰望那大如圆盘的月亮，胸口便隐隐作痛，伸手一摸，那是胎记所在的位置。那个红色胎记，形如枫叶，红似焰火，一阵阵灼痛我的心脏。

随着年龄地增长，这种疼痛，愈演愈烈，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

该来的，终究要来了么？我究竟是从何处而来，又将重归哪里？茫然的无法预知的未来，让我感到惊慌失措……

“路儿。”突然，身后响起了师傅的声音，回过头，看见他款款而来，“这个东西你把它戴上。”说着，他把一副银色的类似锁链之类的东西递给了我。

细看才发现，原来，那不是锁链，而是一副带着长长链条的镣铐。

那副镣铐，沾满了细密的尘埃，好像年代已经久远，色泽却依旧明亮，散发着骇人的寒光。

8

“师傅，我要戴上这个东西？”我又不是犯人，凭什么要让自己遭受非人的待遇。

“她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东西，你从小戴到大的东西，我是指，五千年前。”师傅看着我的眼神，平静无波，却在我的心里荡起了万千涟漪。

“所以，你还是以最初的姿态回去吧。”

“难道说，以前的我是个没有自由的人，一直被束缚，一直被囚禁着？”我望着他，万分惊恐，“那是一种怎样的非人生活啊……”

师傅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并不作答。

难道真的要离开了吗？再次抬眼看看这个陌生又冷漠的世界，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心中是有那么多的不舍……

毕竟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我的孤独与悲伤。

骤然间，风云变色，四起的狂风吹得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呜咽的声音铺天盖地而来，无比幽怨，无比凄凉，恍若要硬生生把人的心从胸口揪出来一般。

再次睁开眼睛时，风停了，整个院子亮如白昼。枫叶像是被血洗过一样，红得让人心惊，然后，叶尖传来了滴落的声音，一滴接一滴，在地上如花般散开。

那是鲜红的血！

更让人意外的是，一阵呜咽声过后，祭灵花也开始滴水了，明明没有下雨，那美丽的白色花瓣却滴落无数水珠，纷纷如雨下。

师傅说：“那是祭灵花在哭泣了……”

纷飞透明的泪珠与枫叶滴落的鲜血，遥相呼应。

我于惊恐中，看着那两股热流汇聚成河，红色的，透明的，像命运的绳索，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纠结在了一起。

“枫叶滴血，祭灵花开始哭泣了……”师傅看着满院子的累累伤痕，长长叹了一口气，微风拂起了他的长发，有那么一瞬，我发觉自己看不清他的面容。

“王者的荣归，注定是要付出，血与泪的代价。”

“师傅？”他走过来，缓缓将那副镣铐帮我戴上，“师傅，我为什么要戴上这东西？我到底来自哪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路儿，事情的真相要等着你自己去寻找，我只能说，找到这副镣铐的出处，你就可以解开你的身世之谜了。”

“师傅……”我拉着他的手臂哀求，企图让他告诉我。

就在这时，一道白光射落到院子里，一个美丽不可方物的白衣女子开始出现，她的身后是一轮若隐若现的上玄月，整个人就像是乘月而来。

长发飘飘，广袖拂云，美如镜中花，又迷离如水中月，这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象。

我目瞪口呆，早已忘记了言语。

“枫叶滴血，祭灵花哭泣了，月神会将你带走……”师傅看着来人，神情一片黯然，又像是带着希冀，他说，“路儿，去吧，回到属于你的世界。”

从天而降的白衣女子被耀眼的光晕包围着，但依稀可看见她绝美柔和的微笑，以及朝我伸出的纤纤玉手。

依据种种推断，她就是传说中的月神。

“不——”身子不由自主被吸进光圈中，我回过头，大声尖叫起来，“不！不要！我不去……”

突然发现，自己真的舍不得这里，舍不得师傅，舍不得这个我所降临的世界。

可是，师傅却长衫广袖一挥，挡住了我退缩的去路。那衣带掠过的地方，赫然出现玻璃般透明的墙壁，像是传说中的结界，将我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离。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要等下一个五千年，你有时间，可是谁赋予他另一个五千年的年华去等待？回去找他吧……爱与恨，都只在一念之间……”不知为何，师傅的眼眶竟然湿润起来，眼角隐隐有泪珠滴落。

那个淡漠处世的男子，那个与世无争永远看不出岁月痕迹的男子，那个一手将

我举到最高苍穹呼吸新鲜空气的男子，竟然在此刻凝泪潸然。

也许是，这一刻来得太迟，等得太久了。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而且，冥冥之中，又是何人于荒凉岁月将我无声等待？

“是重生，是毁灭，都由你回去抉择。”师傅的声音一片平静，如平波无澜的碧海，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早已淤积着漫无边际的伤与痛，恩怨纠缠，却已是忘了出口的方向。

“神的孩子，勇敢地回去吧……”月神冲我柔和地笑。

命运之神的指引已经到来，只等我，踏上那条不归路。

是福是祸，都容不得我退缩，我擦干眼泪，然后朝师傅点点头。刹那间，师傅卦象里一直追随的五星的方位开始风云变幻，然后周边的星辰围成一个圈，投下白璧无瑕的光束，将我和身边的月神团团笼罩。

10

混沌中，月神冰凉的修长玉手已牵住了我的手，只觉得眼前白光万里，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然后整个人都旋转起来。手心冒出了丝丝冷汗，心中的旌旗摇摆不定，惊恐与期待并存，再接着，便缓缓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冰天雪地里，身边空无一人，领我到这个陌生世界的月神早已不知所终。目所能及之处，皆是皑皑白雪，辽阔无比，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

我全身疲乏无力，缓缓从地上爬起来，然后漫无目的地行走，试图走出这个蛮荒困境。然而，走了一天一夜，依旧不见一丝曙光，虽然已是迎来又一个白昼，但却觉得前路，无一例外的都是漫漫长夜，黑暗无休无止地笼罩着我。

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困兽之争。

没想到我只身来到的这方混沌时空，竟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冰雪极地。我身上本来就穿得单薄，还遇上这种严寒天气，虽然从小在道馆长大，早已练就了一番强身健体之术，但还是觉得自己的命已是系于死神之手。

又冷又饿，感觉自己随时都可能倒下，让这风雪吞噬。

就在我双脚发麻，连路都不知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路人马。一身戎装的人骑于马背之上，御风而行，将士之姿一览无遗。身后跟着十几个人，不过他们的双手都被绳索绑着，由马背上的人拉扯行走，其中不乏妇孺，他们像

是忍受不了这种非人待遇与恶劣天气似的，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

看样子，他们就是活在这个时空的人了，而我，真的穿越到了五千年前。师傅说，这才是属于我的世界，但是我却一点记忆也没有，周遭陌生得可怕。

训斥声一阵阵传来，听得我胆战心惊，本来还打算去问路或是看能不能讨点东西充饥，但看到他们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时，我哪里还敢上前？

转身想走得远远的，没想到耳畔响起了一个严厉的声音：“来者何人？！”

“呵……”我回过头无辜地笑了笑，然后说，“我、我出来旅行的，一时间迷了路，所以在这里瞎晃。你们、你们继续赶路啊，不用管我的……我一个人自生自灭惯了……”

我的话越说越没底气，因为马背上的人，眼睛越来越犀利，好像腰间上的长剑随时都可能出鞘，将我的脑袋砍个稀巴烂。

“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敢一个人走进夏昭国的冰封之境！”人群最前端的男子开口了，他坐在高高的马背上，居高临下望着我，声音比这严寒之地还要冷上三分。

他一头褐色长发，在寒风中赫然飞扬，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倜傥风流，但是那干净白皙的面容却似裹着一层厚厚的冰霜，让人与他对望都失去了勇气。

紫色长袍在雪色茫茫的白色背景里猎猎舞动，竟是美得这般惊心动魄。

“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丢在这个破地方，如果可以，我情愿自己不要回来。

“星侍大人，这个人可能是夏昭国的囚奴，企图穿越这冰封之境逃脱出去。你看，她的手里还戴着镣铐呢。”旁边一个小辈靠到褐发男子耳边低声说道。

那个被唤为星侍大人的褐发男子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在他看到我手上那副镣铐之后，目光却瞬间定格，流露出的尽是震惊与疑惑之色。

他在马背上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伸手对后面的人发起号令说：“把她拿下，一并带回夏昭国！”

不是吧？这到底怎么回事？

还没反应过来，我整个人已被骑兵包围，他们的速度很快，只觉得眼前掠过一阵旋风，然后双手便被捆绑起来，绳索已然握在褐发男子手中。

“你们抓我干什么？古人都是这么蛮不讲理的么？！”我扯着绳子，试图挣脱，但根本是徒劳，“放开我啊！我又没犯法！”

“你是没犯法，但是你长得像是逃犯人。”褐发男子看着我不动声色地说道，冰



霜郁结的俊颜，冷得让人心寒，“逃了五千年的犯人！”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难道我真的是罪恶滔天的犯人？师傅让我回来，就是举起双手让人抓的？什么世道啊，花那么大力气去穿越，竟是把自己往鬼门关里送。

“啊……”想得太入神，竟然连启程都不知道，以至于一个踉跄摔了个狗啃地。

“你没事吧？”突然，耳边传来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询问声，抬头一看，触及的是一个少女圆溜溜的大眼睛，乌黑又充满灵气。

虽然，她和我一样，也是被人用绳索捆绑着奔走，但却看不到丝毫的狼狈模样。

“我没事。”仓皇起身，把脸上的雪迹擦拭干净，然后跟上马匹前行的脚步，不让自己再次跌倒。

末了，回过头看那个女孩，发现她也在看着我。我的惶惑对上的是，她灿烂无邪的笑容，感觉在这样的大冷天，竟似阳光射落天空的阴霾，在心田暖暖化开。

我匆匆收回目光，然后，低头走自己的路。

这白茫茫的冰封之境真的好辽阔，我们走了好久好久，才终于看到了树，不过那古树也是光秃秃的，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只剩萧条枝桠，于寒风中瑟瑟发颤。

要我自己走这片雪地，怕是走十天十夜也走不完。

褐发男子一声令下，止住了前行脚步，浩浩荡荡的队伍都停在古树边稍作歇息，有的喝水，有的进食，有的闭目养神。

我吃了点东西，然后挨着一棵最大的古树揉搓自己的脚。

“我叫月月牙，你呢？”那个有着圆溜溜大眼睛的少女，她挨着我坐下，然后定定地问道。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回答了：“我叫路黎。”

“你好大胆，一个人走上冰封之境，如果不是遇上王族骑兵，怕是只有死路一条。”说这话时，她没有半点的讽刺意思，倒像是无比真诚地述说着某种事实。

我的心猛地一下子收紧，听她继续说：“冰封之境的神奇不在于它的辽阔，也不在于它的岁岁年年的冰天雪色，而在于它本身就是一座迷宫，没有夏昭国王族的指明珠，根本别想从这里走出去。多少年来，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人的白骨。”

我垂下双眸，黯然沉思：“这么说，这次被抓还是我的幸运了？”

“嗯，可以这么说。对了，你从哪里来的？像你这种装扮我还是第一见到耶！”

听到她这种大惊小怪的欢呼声，我一下子就笑了出来，然后，望着遥远的天际说：“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后，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啊？你的部族灭亡了吗？！”

我对她笑了笑，然后摇头说：“不是。”

“不是就有回去的可能啊！”她握着我的手坚定地说，“我们部族的人就是所剩无几了，想回去，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睁大眼睛，因为，活泼开朗的她就像是湛蓝天空下的一缕暖风，从来没想到，她也有她不为人知的悲伤。

“你的族人呢？”

“他们大都葬身于战乱中了，死的死，逃的逃，存活下来的已是寥寥无几。”她低垂着眼睛，长长的睫毛星光闪烁。

很快，她吸了吸鼻子笑着对我说：“我来自梦族，是一名解梦师哦，有什么事，请多多指教。”

她的恢复能力如此之快，让我差点跌破眼镜。

原来，这个世界，有的人的境遇比我还要悲惨，但她却活得比向日葵还要灿烂。

“嗯，多多指教。”我伸出手，与月月牙击掌示好。

很多年以后，我依旧怀念这个与她击掌为盟的日子。茫茫白色旷野上，两双清澈明亮的眸子，倒映着彼此赤诚的心。

“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抓？”对上那些同样身为囚犯的人的目光，我凑过去，低声问月月牙。

“他们是生活于珊瑚海的黑鳞鲛人。”月月牙说，“每十年，夏昭国就会穿越冰封之境，捕猎传说中的鲛人。”

经她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之前看到的关于鲛人的书籍典故。他们真的如传言的那样，穿着鲛绡纱纺制成的衣服，头发色彩多样，用绳线高高束起，上肢与身体两侧间有半透明皮质翼、飘须，以及多条比双腿还长的裙状透明薄带，格外飘逸漂亮。

最显鲛人特质的是他们手背上露出来的鳞甲状皮肤，如金戈铁马中的坚硬盔甲。但现在的他们，却没有半点战斗状态，个个都成了萎靡不振的俘虏。

“夏昭国为什么要捕猎鲛人？”我继续问月月牙。

“传说海中鲛人的油脂，燃点很低，一滴便可燃烧数月，所以，夏昭国每十年都会派出骑兵前往珊瑚海。他们把鲛人抓回来，用他们的油脂做成万年灯和长生烛，放于地下王陵，作供奉之用。”月月牙娓娓道来，仿佛对这些杀戮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我，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觉得那些鲛人好可怜。本来他们是自由遨游于